

從伊犁越天山到羅布泊



吳其玉 ■ 著



從伊犁越天山
到羅布泊

吳其玉／著



從伊犁越天山到羅布泊

作者：吳其玉

發行人：彭永強

封面設計：汪瑞娟

出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5 號

電話：二五六六八四四、二五六四六九〇

傳真：二五六四六九〇

郵撥帳號：一二〇四〇四八～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排版：永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 30.5

初版：中華民國 82 年 1 月

I S B N : 957-9405-28-x

*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690001

譯者介紹

吳其玉，福建閩清縣人，一八九三年生。早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後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得有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曾在燕大連續任教十三年，擔任教授、系主任及法學院院長。之後又在南京中央大學及金陵大學任教授。同時兼任南京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參事、外交部參事，及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九年後任之江大學校政委員，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學院教授及福建第二師範學校代課老師、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等職。著述有《新疆問題史的分析》、《清季回疆獨立始末及其外交》、《瓦剌民族來源考證》、《清季交收伊犁始末》等。另外有關國際法及國際關係的著作較重要則有《頓巴頓橡樹園憲章評議》、《國際法發展的途徑》、《評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三大國安全政策的研究及其問題》等。尚待發表的著作有《中央亞細亞民族演變史稿（約五十萬字）》、《霍布浩斯：社會進化與政治進步》、《馬格里在喀什噶爾》、《中俄與中央亞細亞》等。其餘不備錄。

敬以此書獻給

亡妻

潘令華女士

鳴謝

本書的漢譯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特別的是該所的西北組的鼓勵和支持下完成的。所以譯者首先應向民族所內諸位有關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

民族所的任一飛先生在拙譯過程中，給我提供許多寶貴的協助。蔡家藝先生曾通讀拙稿，並對裡面專名的譯音提供修改意見。謹在此致謝。

生物學拉丁文名詞的漢譯是本書的一個難題，解決這一個難題最得力的人是譯者的好友魏培經先生，他先前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工作，對生物學有很深的修養。後來他到美國加州定居去了。這次承他參考大量的中外資料，替譯者解決許多問題，實在令人感激。他還請教師大的另一些同仁如林來官、唐瑞幹、陳淑娟（女）協助解決一些問題，譯者在此一併道謝。

北京大學生物學系的林昌善教授、張宗炳教授及劉增祥先生也曾協助譯者解決本書拉丁文名詞問題，譯者對他們也表示感謝。

本書在一些地方牽涉到西洋的所謂漢學或漢學家問題。幫助譯者解決這些問題最得力的人是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陳增輝教授。他也是譯者的好友。他運用他淵博學識為譯者解決本書內提起的一些西洋漢學們的名字及著述，是十分可感的。謹在此向他

2 從伊犁越天山到羅布泊

致謝。北京圖書館的張汝恭先生也曾在這一方面給譯者提供幫助。

譯者在此，也向他表示謝忱。

譯者早年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本書的得以出版恰是現在普大研究院學習的幾位年輕校友努力結果。，其中以羅志田先生的推動開其端。他曾多方設法為本書的出版奔走，譯稿家林富士先生向稻鄉出版社介紹，王汎森先生親自攜書稿赴台灣代為聯繫接洽都是十分可感的。我雖未得與林、王二先生見面，但彼此卻是心領神會，且誼屬先後同學，所以我應特別向二人致謝。

海峽兩岸在學術上是可以多方面合作的，而且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自然無須說只有譯者個人才對本書的缺點和錯誤負有責任。

簡 介

本書作者普爾熱瓦爾斯基（1839～1888年）是帝俄總參謀部的軍官。從1870年起，他受總參謀部和地理學會的派遣，先後四次到中國西部進行「中亞考察」搜集了大量重要情報，因此名噪一時，被譽為俄國「地理考察」的泰斗。當選為彼得堡科學院名譽院士，帝俄地理學會名譽會員。本書初版於1879年。漢譯本是從E. D. 摩爾根的英譯本譯出的。

本書英譯本的內部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氏1876年8月至1877年7月往返於伊犁和羅布泊的考察報告。其中敘述了羅布泊、塔里木河下游、天山東部、準噶爾盆地和阿爾金山脈的民族及地理情況。特別是動植物資源情況，第二部分為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對報告的意見及普氏的答辯。第三部分則是英譯者附加的關於巴爾喀什湖、阿拉湖及斯塔洛維齊人的材料。

在今天看來，普氏報告的某些部分自然已經過時了，而且還可能有錯。但作為當時地理歷史的資料，和阿古柏佔領下新疆情況的記載，他的著述還是有極重要的價值的。特別是它記述了他書所從未記載過的資料。

譯者謹識於北京

目 錄

鳴謝

簡介

序言 1

漢譯版前言 5

幾句介紹的話 31

第一部分

到羅布泊的旅行 第一章 53

到羅布泊的旅行 第二章 73

到羅布泊的旅行 第三章 91

第二部分

李希霍芬對於普爾熱瓦爾斯基到羅布泊

及阿爾金山旅程的評語 123

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答覆 153

原書附錄：塔里木流域及羅布泊的動物區分 159

第三部分

巴爾喀什湖 165

阿拉湖 177

斯塔洛維齊人 187

漢譯版附錄：本書生物學拉丁文名詞漢譯表 211

序 言

二年前《蒙古旅行記》^[1]所受到的歡迎以及人們對中亞國家感到興趣，誘使我來出版東土耳其斯坦上校到羅布泊遊記的英文本。由於已往並無歐洲人在近代訪問過這一地區，我無寧更願這樣做。

東土耳其斯坦的敘述之所以這樣簡單，其原因是作者曾經歷過物質上的折磨，也就是他在沙漠和沼澤地裡所受苦難造成的影響。這迫使他不能不暫時地放棄一切文學的工作，在斯摩陵斯克省的莊園裡靜養。

這個翻譯開始不久，李希霍芬男爵在柏林地理學會所發表的關於東土耳其斯坦旅行的演講出版了。從當代著名的地理學家的筆下所作的這樣有趣和富有啓發性的評論，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我毫不遲延地通過玉爾上校^[2]的介紹和男爵通訊並從他那裡得到一份回信，回答了我請他給予我進一步詳節的要求。另外他給我兩張路線地圖來說明他的看法。下列的引文是從李希霍芬男爵給玉爾上校的信中摘錄來的：

我給你送去兩張路線圖。一張是中國地圖真正的複製品，另

2 從伊犁越天山到羅布泊

外一張則是從我今天所製的略圖中抄下來的。在該圖中我曾試圖把中國地形志和東土耳其斯坦的地志一併列入。似乎很明顯的是：(一)東土耳其斯坦是沿著古道旅行到真正羅布泊南邊的一個地點；(二)在他還遠未達到這一地點以前他發現河道和以前的諸河道是很不相同的，以及(三)在隨著從一條新路向南流的一條新河道而前進時，他到達了兩個甜水湖，而其中之一符合於古代的卡斯奧莫。我用「新」字，不外是把它和乾隆時代，即地圖製繪時期的情況加以比較，似乎中國地圖把卡斯湖繪得太偏北了以致它不能把哈喇和順包進去。而湖南邊的路途的分叉和東土耳其斯坦所標明的則十分近似……。

《山志學》(或山岳形態學)是中國地圖暴弱之點。當一座山被標出時，當然那裡是有山的。但它到底是高或低、陡或坦，綿續的或孤立的就無法說明了。但山區趨向平地的界線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約略地可以加以尋蹤的。在本事例中(即山區)，它和卡斯奧莫的距離就同阿爾金和哈喇和順的距離相等。

在收到這封信後我就寫信給東土耳其斯坦請他提供我對李希霍芬男爵批評的答覆，以便使我能在本書中就這個問題盡量有所啓發。他答覆我的譯文可以在本書刊載。

在這同時9月14日的《雅典尼安姆》(Atheneum)雜誌^[3]上出現了一段文字，引錄如下：

俄國旅行家東土耳其斯坦在他前次到亞洲中心旅行中，並未如他所聲稱的那樣，探測羅布泊。李希霍芬男爵——一位名列前茅的比較地理學者曾經特別以中國文獻的啟導，研究過這次旅行的敘述。他幾乎無可爭辯地對著我們的想法證明羅

布泊一定是位於東土耳其斯坦發現的，所謂哈喇和順湖東北向的某地，而且極可能是吸收塔里木河東面一條支流的水。這一點無論為何可以解釋為什麼當這河南流時它的水量大為減少這一事實，是不能不引起一位細心閱讀這位俄國探險家記錄的讀者注意了。整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查考的，而且很可能最近聖彼得堡一道電報所說將要回到中亞的東土耳其斯坦對它將有所解釋。

讀過這段話之後我覺作者在做結論時未免太急躁了。東土耳其斯坦很可能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因此我寫信給《雅典尼安姆》的編輯我認為他的文章所包含的那些話有些不成熟。

在敘述完這個爭論的內容之後我讓讀者來作出自己的結論。但不管這些結論是什麼，我們不能否認一切國家的地理學家們都應該爲了他在他所從事的事業中所表現不折不撓的毅力及堅忍對東土耳其斯坦上校給以讚賞。

有關巴爾喀什湖及阿拉湖的文章是取自俄國最權威的作者，而關於斯塔洛維齊人的文章一般讀者也許會感到興趣。

在地圖方面，住在紅獅廣場的威勒爾先生曾把所能取得的最近的情報收進去，而關於固爾札地區的繪圖則按皇家地理學會地圖集中的俄國手稿圖而加以修改。

埃·第爾瑪爾摩爾根

倫敦西南羅蘭公園於1878年10月

[1] 按即普氏的另一著作，或他旅行蒙古等地的遊記。書的全名為《蒙古，唐古特地方及北西藏的荒漠》共二卷。原文是俄文

4 從伊犁越天山到羅布泊

的，於1876年由本書的英譯者摩爾根氏譯成英文。亨利玉爾上校曾為它作導言並加註譯。

- [2] 玉爾上校 (Colonel Henry Yule 1820~1889) 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先在印度服役，1862年以上校銜退休。從1864起至1875年他住在義大利西西里的帕勒摩市，從事馬可波羅的研究。於1871年發表《馬可波羅傳》(*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因而得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創始人獎章。1875年他回英國。從那時起直到1889年皆為印度事務評議會成員。他的其它著作有《中華古代見聞錄》(*Cabhay and the Way Thither*) 1866年出版及《玄奘關於吐大羅王國記述的箋註》1872年出版。他還曾多年擔任霍克來學會的會長。
- [3] 按《雅典尼安姆》(*Atheneum*) 在古希臘原係雅典娜神廟，為詩人及學人聚會及朗誦作品的場所。在羅馬時代情況亦同。近代則廣為文學及科學俱樂部的通名，同時也被用為一些雜誌的名稱，如1828年在倫敦所發行的《雅典尼安姆》雜誌即其一例。這裡所指的就是這一雜誌。

漢譯版前言

爲了便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譯者想在這裡約略說明下列三點：

一、稍微介紹一下本書的三部分內容。

二、本書頭一部分的作者東土耳其斯坦上校的路歷，本書俄譯英的譯者摩爾根的生平；爲本書寫〈幾句介紹的話〉的福爾昔斯爵士的略歷；及對普氏到羅布泊旅行報告提出評語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男爵的簡歷。

三、東土耳其斯坦上校訪問羅布泊的背景和他這次訪問的意義。

—

本書的書名依摩爾根氏的譯法爲《從固爾札到羅布泊》，即從伊犁或更具體地說從伊寧到羅布泊。但實際上它是包括兩個或三個有關而又不同的部分。上述的《從固爾札到羅布泊》只是該書的第一部分。其作者是沙俄的一位名普爾熱瓦爾斯基的上校軍

官。實際上它是遊歷羅布泊的見聞錄。第二部分則是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對上述見聞錄的意見及普氏的答辯。這兩部分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即普氏的羅布泊旅行。第三部分則是關於巴爾喀什湖，阿拉湖及斯塔洛維齊人的材料。這是當時中亞地理及歷史中的材料，是由俄譯英的譯者摩爾根氏選擇而收進這書的。它們和普氏的羅布泊之行並無直接關係，但作為當時人們對中亞地理及歷史的認識記錄是有價值的，特別對於當時俄國人在尚未十分確定的中俄邊界附近的活動及俄國移民在該地區情況的了解頗有參考價值，所以我們也把它們譯成中文。

二

本書第一部分的作者東土耳其斯坦上校的名字曾屢見於我國文獻中，譯法頗不一致。在《清季外交史料》中它被譯作「普舌瓦爾斯基」，黃文弼先生在他所著《羅布泊考古記》中則譯作「蒲里茲瓦爾斯基」^[1]而翁文灝先生在他為乾隆二十五年《內府地圖》所作的序言中則把它譯為普舌華爾^[2]。他的生平已有專傳，作者是俄人尼·費·杜勃羅文（1837～1904年）。1978年吉林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翻譯組曾把該書《東土耳其斯坦傳》譯成中文，讀者可以參閱。簡單地說普氏是出身於一個軍官小貴族家庭的。他出生於1837年3月31日，卒於1888年10月20日。他的職業是軍官，但又是一個比較有文化和科學訓練的軍官，特別對於地理、動物學及植物學，他是受過正規訓練的。所以對進行探險考察具有一定的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他性好探險旅行，能不辭辛苦地跋涉進行各種考察。這就使沙俄政府及所謂學術團體看上他，委以到中國及中亞各地旅行並搜集情報的任務。而他自

己自然也十分高興地接受這些任務。這從杜勃羅文爲他所作的傳記中處處都可以見到。

他的著作或報告是不少的，「榮譽」也不少。杜勃羅文爲他所作的傳記中曾有比較詳細的記述，這裡就不一一枚舉了。但已譯成英文的著述據英國國家「聞人字典」中的摩爾根傳所述^[3]除本書外，普氏還著有《蒙古，唐古特地區和北西藏的荒漠》一書共二卷。這一點上文序言的譯者註中已提及。足見他的著述在當時是很受重視的。但從今日的眼光來看，顯然它們的內容大部分已過時了，並很可能還顯得粗糙。因爲許多後來的發現，不論是外國人取得的，或我們自己取得的都已遠遠地超過普氏的發現。但另一方面作爲歷史資料和當時情況的記載，他的著述又是頗有參考價值的。所以還是值得譯出。

本書俄譯英的譯者愛德華·第爾馬·摩爾根（Edward Derlmar Morgan）是1840年4月19日出生於英埃塞克郡的，1909年5月18日卒於倫敦。他以語言及旅遊見稱。他出身於一個武官兼商人的家庭。在伊頓中學畢業後即長期隨其父母住在聖彼得堡，所以對俄語有極深的造詣。他還會到亞洲各地遊歷，先到波斯（1872年）後來又到過伊犁及中亞鄰近各地。除曾爲上所說的，譯普氏所著的《蒙古，唐古特地區及北西藏的荒漠》一書以外，還和福爾普斯爵士一起把普氏所著的本書譯成英文，之後摩氏又到小俄羅斯，非洲各地及高加索的巴庫油田等處訪問。他曾歷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凡四十年，對該會的學報作出不少貢獻，另外他又是霍克來學會^[4]的名譽秘書（1866～1892年）。1892年他還是在倫敦召開的第九屆東方學者會議的名譽司庫，並編輯了該會的記錄。他的其他著作也不少。總之他在當時英俄兩國，甚至在德國的地理學界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杜勃

羅文在《東土耳其斯坦傳》的第九章中^[5]稱他為「著名的杰利馬爾·摩爾根」。這或許是由於摩爾根把普氏的羅布泊遊記譯成英文之故，所以俄國人吹捧他。但另一方面這也表示摩爾根在當時兩國地理學界中確有一定的地位。另外從這位譯者所選擇收進本書的其他材料來看也可以斷定他確是掌握了當時地理學及歷史學上的一些重要材料，對我們了解當時中亞的情況有一定的幫助。

這裡我自然還須介紹一下為本書寫〈幾句介紹的話〉的福爾昔斯爵士。這不只因為他曾為本書寫了這一篇文章，而且據說這本書雖然是以摩爾根的名義譯出的，但實際上他是和福爾昔斯爵士共同合作譯出的。同時福氏又曾是印度政府派赴阿古柏朝廷的使節，和阿古柏訂立過條約。所以有必要給他寫一個簡歷。

托瑪斯·道格拉斯·福爾昔斯爵士（Sir Thomas Douglas Forsyth）的自傳及回憶錄是由他的女兒埃賽爾·福爾昔斯（Es-hel Forsyth）於1887年編輯出版於倫敦。譯者曾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讀到此書。據自傳，他是1827年10月7日出生於英國的卑爾千赫德埠（靠近利物浦）。其父為利物浦商人。在英國受教育後於1847年赴印度。在那裡，他在東印度公司所辦的高校裡獲得了波斯文、興都斯坦文及興第文的榮譽成績。1849年旁遮普被收入印度以後，他曾參加該新設省份的行政工作。之後他又被任命為辛姆拉地區副長官。繼之他又被派駐康格拉一直到1854年，因患腦熱病回英國。再回到印度後他曾連續任三個地方的長官，其中包括拉瓦爾品第。在1857年印度兵變中，他因機警並及時上報情況立了功，並於德里攻下之後從事肅清叛亂的工作，之後他又連續擔任三任秘書之職一直到1860年被任命為旁遮普邦的長官，並由於他在兵變中立了功還被封為貴族。他對新疆的興趣始於1867年。那年他訪問了拉達克首府勒赫，目的在於試